



巡逻,向着冰山之巅

■欧世金 李 蕾

“边境界碑无论有多远有多高,我们都要走近它、拥抱它。” ——题记

祖国西北边陲,阿尔泰山腹地。8月中旬,喀纳斯湖西岸,一队人马疾驰在密林狭窄的泥路上。河水隆隆的轰鸣声,混合着赶马人的吆喝声,马蹄落在石头上疾风暴雨般的踏踏声,让人情不自禁地产生十万火急的紧张感。

最紧张的是中士李茂余。8月11日,他接到连长郑海鹏从连部打来的电话:12日收拢20匹军马,13日将马赶到喀纳斯湖湖头,14日长途巡逻队向4号界碑进发。李茂余本想说面临的困难,但他听得出来,连长很着急,于是话到嘴边他又咽了回去。

从山城重庆入伍的李茂余,个子不高,灵活、精干。当兵7年,干军马饲养员已经3年。去年一位老兵退伍,他担任了“首席”军马饲养员,这意味着他是连队数十匹军马的“总指挥”。

放牧点离连部40多公里,虽然相隔只有一两座山,但李茂余和另一位战友基本上是独立作战。李茂余说:“养马最麻烦的是找马。”马放出去之后,不知它会跑到何处,有时找马的人在马背上颠一天都看不见它的踪影。喝冰水、啃干粮、吃苦受累都不算啥,关键是焦虑,担心军马会不会跑远?会不会丢失?会不会越界?

兵未动马先行。此次巡逻走的全是人迹罕至的地方,无明显道路,无手机信号,无放牧群众,通行和生活保障难度大,离开军马寸步难行。不愧是“首席”军马饲养员,李茂余带领6名少数民族护边员连续赶马近10个小时,跋山涉水奔波55公里,按时将备好鞍具的军马护送到指定位置,其间经历的艰辛不待言。

一

肩起浩瀚的大海

(外一章)

■张少思

远远地望去,碧蓝大海上的那一点白,如挂在青花瓷碗上的一滴果汁。纯洁的闪耀,温暖的召唤。

一个很小很小的岛屿,就像一只沾满月光的手拍在浩瀚无边的大海上,但它截下的却是中国的指印。小岛的布满零碎的珊瑚礁石和贝壳,仿佛一身耀眼的鳞甲,有武士的风度。我想赤足感受珍珠的陆地,但收到的却是尖利的刺痛,趑趄趑趄,于是复又穿上鞋,漫步而行。

海风也温柔

她们来了——漂亮的女兵。

川上,离中国、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四国交界处很近,距离最近的边防连驻地直线距离并不算太远,但要真正抵达似乎隔着千山万水。

“能到4号界碑去巡逻的,在军分区都是英雄。”这是官兵们的心里话。出发前,笔者随队采访时在白哈巴边防连听到与巡逻4号界碑有关的3个故事——

王志强,作为连队参加过2019年长途巡逻4号界碑的两名战士之一,在战友们心中的“地位”颇高。可遗憾的是,那次王志强停留在了山下,离界碑只有几公里远。当时有几匹军马严重受伤,必须有个人让出自己的马给更需要的人骑。王志强听完安排后,二话没说,把马缰绳恋恋不舍地交给了别人。一转身,他摘下自己的作训帽交给一位战友,让他带到界碑上去。笔者看到当时的一段录像:那位战友手拿王志强的作训帽,庄重地站在界碑旁,说:我的战友王志强很遗憾没有走到4号界碑,他让我用他的军帽代表他向界碑致敬,向祖国敬礼。看到这段视频时,笔者的眼眶湿润了。

哈萨克族战士阿合卓勒,本来铆足了劲想参加4号界碑巡逻。没想到,在参加6月份另一次界碑巡逻时,因道路狭窄陡峭,路面湿滑,阿合卓勒骑的马蹄打滑,一脚踏在了蛇腹型铁丝网上,马蹄乱乱跳跳,将阿合卓勒摔在铁丝网上。接着,马又拖着铁丝网和他跑了几米远……4个多小时后,他被战友们护送到山下医院,受伤的右小腿和臀部整整缝了41针。见到笔者时,他刚刚出院归队,走路还有些不稳。说起不能参加这次巡逻,他说:“我们连守卫着漫长的边界线,重要哨位和执勤点多。等我们养好了,参加长途巡逻的机会还很多。”

三

“准备出发!检查马鞍,检查物资,检查武器装备……” “上马!出发!”

11时50分左右,白哈巴边防营代理营长李雷飞高声下达着口令,马队按序号钻进了莽莽原始森林。天晚上,一夜大雨,原来狭窄的马道此时变得更加泥泞,马踩上去深一脚浅一脚,不时打着趑趄,几次差点跪倒在地。笔者在马背上被颠得前俯后仰,吓得双手紧紧抱着马鞍,不一会儿全身就被汗水湿透了。大约走了个把小时,大家才稍稍松了口气,抬头看了看四周,森林前后距离拉开百十米长。路两边的森林茂密,高耸入云;地上花草斑斓,香气袭人;天空湛蓝,阳光穿过树林洒在草地上,浓烈穿行其间,恰似一幅鲜艳夺目、色彩浓郁的油画。是不是高兴得太早?走到一座木桥前,不管怎么拽缰绳,马就是不上去,

拧着脖子要往桥左边走。笔者见左边是大石坡,马踩上去容易滑倒,便勒住缰绳不让它前行。此时,后面的马又涌了上来。正在手足无措之时,哈萨克族护边员雪苏荣骑马回身牵过笔者的马缰绳,想从右侧下坡绕行。没走几步,他的马“咻”地一声重重滑倒在石坡上。好在雪苏荣是骑马高手,一点都没有惊慌,干脆顺势下马。等他的马站起来,他就牵着笔者的马和他的马从桥上通过了。过了桥,雪苏荣说:“还好,我的马摔倒了,你们的马没有受惊,要不就没有麻烦了。”

中午休息一会,接着赶路,至16时许,终于到达第一天的宿营地阿克吐鲁滚管护站。此站是喀纳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森林管护人员季节性住宿点。几间木屋坐落在雪山脚下开阔平缓的草地上,给人温馨之感。管护站工作人员热情地接待了我们,牵马、腾房、倒茶、做饭,真像一家人一样。

下马时,笔者的腿脚已僵硬酸痛得迈不开步。歇了好一会儿才有所缓解。解下沾满泥巴的绑腿,脱下雨衣雨裤,用手一摸,穿的6层衣裤都已潮乎乎的一问才知道是汗水出不去捂湿的。待笔者将气垫床床垫充充气、铺好睡袋,才发现4名连队护边员都在忙碌着,有的在打马掌,有的在给马喂药。哈兰别克、布云克西克、马尔别克、雪苏荣,他们4人都是哈巴河县铁热克提乡白哈巴村村民,与白哈巴边防官兵是邻居,仅仅相隔一道铁丝网。

护边员们的队长哈兰别克一边卸马鞍、解缰绳,一边说:今天有几匹马受伤了,有的是被马皮带磨伤的,有的是马蹄被石块刺伤的。那匹病马是路上喝水水太多导致致致胃,刚一到这里就倒在地吐白沫。“怎么办?”有人着急地问。哈兰别克轻松地说了:“没事,在它鼻子上划一刀,放点血就好了。”“你真能干!”大家都夸他,他有点害羞地笑笑说:“我们牧民都懂。”哈兰别克是连队护边员中的“元老级”人物,是4号界碑立碑的见证者,他说:“那一次是拉着马尾巴上去的。”他还参加过2019年的4号界碑长途巡逻。他对笔者说:你们今年运气好,2019年那次长途巡逻遇到高温天气,森林里像蒸笼,蚊子黑压压地追着人和马跑,最多时一巴掌能抓几十只。好多人都被叮得鼻青脸肿。

吃过晚饭,帐篷旁燃起了熊熊篝火。几名官兵和护边员围坐在一起,边聊天边烤湿透的鞋袜和衣服。当笔者感谢护边员雪苏荣上午帮忙牵马过桥时,他说,负责你们的马上安全是我们的职责。他最担心的是过河时马摔倒,两三年前有位科考人员就是这样溺亡的;还有马受惊,他见过被马活活拖死的;他还怕遇到哈熊,他说哈熊能一掌将马打翻在地,但真正怕哈熊的不是人而是马,马一见到它就惊,马受惊后极易将人摔伤、拖伤。

从阿克库勒管护站到4号界碑,路程近千米,路程不足十公里。从数据上

四

看,17日的巡逻应该不太难,但是我们错了,此次巡逻最危险最艰难的路段开始了。

先上一个陡坡,再下坡,之后横向出现了一个长长的乱石滩。乱石滩横在半山腰上,一边是望不到头的陡峭山脊,一边是深不见底的河谷。马已找不到明显的路印,只能低着头在石缝中小心翼翼地寻找下脚处,马蹄铁掌与石块的撞击,好像能迸出火星,让人心里一阵阵发紧。一名护边员神情严肃地反复提醒大家:“危险!危险!跟着马走,大家保持身体平衡就行了。”有的路段,马也停下车不肯往前走,是因其险而胆怯,还是因其难而不愿走,就不得而知了,总之使劲抖动缰绳它也不听招呼,许多人只好下马牵着它走。一步一步挪动,一个多小时后,好不容易熬过了这段“绝命坡”。

小憩一会,继续前行,爬过一个长长的斜坡,至山顶,终于看到了雪白的冰川,冰川旁边是高耸的4号界碑。千辛万苦,我们为它而来!

看到界碑,像看到久别的亲人,心脏怦怦直跳。大家翻身下马,不顾疲乏,奔跑过去,向界碑庄严敬礼。最后,大家展开国旗,围着界碑照了一张合影。一位哈萨克族护边员说:用我的手机照,回去放大了挂在家里。此刻,自豪与光荣写在每个人的脸上。

巡逻官兵顾不上休息,有的对照地图进行边界走向、地形勘察,有的举着望远镜瞭望对面情况。摄像员徐明远操作无人机,升上高空,越过山头,绕着冰川,收集边界地形地貌有关数据。

依依不舍,队伍踏上归途,走了好远,回头,摄像员徐明远还在收拾无人机,他落在了队伍的后面。

徐明远是一位入伍4年的大学生士兵,到部队后身兼数职,写报道,搞摄影,会录像,还能熟练操作多种型号无人机,且样样都干得出色,官兵都喜欢他,亲切地叫他“徐记者”。让笔者佩服的是,来自河北平原的徐明远马骑得特别好,能在飞奔的马上照相、录像。一路上,只见他骑在马上如履平地,跑前跑后,不知疲倦,真有点专业记者的范儿。

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还真的是。下山时,人马重心向下,身体必须尽最大可能往后仰,加上全身酸痛,使不上劲儿,极容易从马上摔下来。下山后,徐明远心有余悸地告诉我们,他在追赶队伍时,马失前蹄,受惊后跑了很远才被护边员抓住。好在他没有被摔下山一侧,否则从几十米高的悬崖掉进河里,人都可能找不到。笔者一时找不到什么话来安慰他,喃喃自语:“平安就好!平安就好!”

下山后,行至一片开阔草地,马儿都十分兴奋,任凭主人使劲拽缰绳都拽不住,一个劲儿地往前狂奔。团机关一位股长骑的马膘肥体壮、好胜心强,因脾气急躁被人取名为“无常”。它跑起来不跑到队伍最前面不罢休。在一拐弯处,股长被重重地摔到草丛中,好几分钟失去了知觉,庆

幸的是身体并无大碍,稍做休息后又骑上路了。这是此次巡逻中最大的一次险情,细想起来十分后怕。事后,股长对笔者说,太丢人了,我这个老边防本不该出这种事。笔者安慰他说:“这就是边防军人,危险常常不期而至。”

笔者的坐骑叫“铁手”,老实,性子不急。上山时,笔者给它鼓励:“兄弟,加油!”过河时,叮嘱它:“好战友,别着急,踩稳了再走!”见其他马飞奔,哄它:“咱不急!慢慢跑,跑快了危险!”“铁手”好像能听懂话似的,一路上我俩都没有出大的险情。

“哈熊!哈熊!”领路的哈萨克族干警恩特别突然高声大喊,队伍一下子紧张起来。仅几秒钟时间,只见一只黑灰色小熊仔摇摇晃晃地钻进了树林。“大哈熊在不远的地方!”护边员雪苏荣提醒说。陈意司令员命令道:“拿枪的往前走,队伍紧跟!”马儿此时很敏感,好像感受到了周围的危险,打着响鼻,紧紧挤靠在一起,低着头奋力往前走。阿克库勒管护站站长波拉提别克,14日送5匹参加此次巡逻的马到湖头,途中见到了一只大哈熊和两只熊娃子。他说老熊大得很,比马高得多,马一见就吓得猛跑,将他摔下马,后背一直在隐隐作痛。几天来,我们多次在路上看到熊的脚印和熊粪,看来那些令人生畏的家伙,随时都跟在我们身边呢!

五

18日下午3时53分,巡逻队回到喀纳斯湖湖头。首长讲评完毕,大家归心似箭,快速登上巡逻艇。

巡逻艇缓缓启动,全艇人员都在向窗外招手,我看见码头上空荡荡的,只有身着作训服的李茂余,孤零零一个人在向我们频频招手。他咧着大嘴向我们使劲笑着、笑着,他的身后是洁白的雪山、翠绿的森林,还有一群剽悍的军马。他还要趁着20匹军马走近10个小时的山路,才能回到牧马的地方。

六

长途巡逻结束后,同行的阿勒泰军分区侦察科科长陈延峰发给笔者一组数据:此行6天5夜,行程约320余公里,党政军警兵民28人参加,12匹马受轻伤,有6人摔下马但身体无大碍,完成了4号界碑以及周边区域勘察、无人机首次重要地段录像、重要路段道路建设及10多座木桥损毁情况评估等多项任务。

此次巡逻,正值喀纳斯景区旅游黄金季节,一路风光无限。官兵们说,阿尔泰山又名“金山”,也有“寒极”之称,大多数边防哨所和执勤点大雪封山长达半年之久。严冬,才是他们真正的艰难时刻!艰难险阻,牺牲奉献,是对守边人的磨炼与考验,也正是他们的魅力与荣光所在!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英雄回家

■王德兴

唇齿相依,纵然远离故土,也要把守护家园的责任——扛起来 那是怎样一种担当 严冬里毅然撑起春天的葳蕤 水结冰了,但还有热血 泥土冻得硬如石头,但青春 依旧挺拔参天

既然是红色的基因 风雷,饥饿,乃至粉身碎骨 也无法阻止他们用滚烫的忠爱 把英雄传奇写进战旗 ——山河无恙,英雄回家

赶路记

■吴纪学

夜色停住了翅膀 黎明张开了翅膀 飞翔接着飞翔 谁用千万吨色彩 为高速路镀层辉煌 我的心和车轮一起飞扬 梦在前方,诗在前方

隐隐向后退去的 绿树峰影,模糊扑面的 绿村村庄,健步追随着 流霞,吻着清风的西鹿 年年月月,桃花吐红,雪花飞白 牵起大海码头、茫茫草原和群山 连起遥遥天际

高速路是流淌的河水 各色汽车奋臂畅泳 无声地竞速速度 计程器提醒,上了这条路 就是要快,不能慢

名字好听的台风,产于 远海,爬上陆地还那么凶 我看到,炸雷滚动浪石 暴雨联合浊流,在高速路上 撒布狼藉和污浊 制造减速或者停顿 一边清障,一边行进 逆风碾过湿滑,没有停滯

如水的阳光哗哗泼洒 已经赶过的路,在身后闪亮 前边的路,还得继续赶 阳光灿烂,日月争渡 梦在前方,诗在前方

秋思

■晏子祚

秋风拂去尘嚣 秋水洗去铅华 把士兵对家的渴望 挂成一缕细长 一夜几还乡 总也走不出那张情情的网

把牵挂与向往 装满 划向炊烟袅袅的故乡 多想知道 莖花满手的父亲 是否正把成熟的田野搬回村庄 多想告诉妈妈 秋日的军营也在收获 沙场砺兵的硝烟中 战友高高举起的半斤靶牌 醉红了我胸前的军功章

长征 第五二六三期



上海浦东新区(中国画)

田黎明作

